

故鄉集

羅烽著

讀
後
換



光華書店印行

故 鄉 集

羅 烽 著

光 華 書 店 印 行

故鄉集

著者 羅

烽

出版者

光華書店

哈爾濱・齊齊哈爾・佳木斯
大連・煙台・安東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
每冊定價 元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故鄉集

目錄

荒村	一
殘廢人	一四
考索夫的髮	二四
獄中	三八
呼蘭河邊	五二
第七個坑	六一
到別墅去	七一
左醫生之死	九二

特別勳章

九九

一條軍襪

一一四

後記

荒村

四年以前，爲了要訪一個朋友，我和我的伙伴靳春往。旅行到黑龍江省東北部一個荒僻的小村莊去。由起點到終程的距離，最多超不出六十華里，而且全部都是平原，但在這短短的旅行中，我和我的伙伴靳春都滿載着兇險的預感，各不道破的隱藏着。自然，我們彼此都深深地感悟到這確是冒着生命的危險，在企圖完成這次旅行。

除了穿在我們身上應有的衣、鞋、帽之外，我們再也沒有一點兒附帶的負擔了。然而，當我一拔步，就彷彿有什麼笨重的東西在我身後牽曳着。這清涼而微涼的秋朝，過則闊而平坦的原野，並不使我感覺輕快。我想假如這是那類責任的負擔在作祟時，我的伙伴靳春定也不會單獨受到輕快的解放的。

實際，在那些自命解放了的聰明人，他們發了昏也不會因爲什麼責任去冒生命的冒險。這些愚蠢的事，從來是要讓「愚蠢」的人幹的，他們看這些愚蠢的人和他們所做的愚蠢的舉動，正像一條遠遊在獵人陷阱左右的猛虎。他們的願望是屬於獵人方面的，他們默默中給獵人做着善意的禱告。

這事，我有一個例證：當一個鐵路同寅因爲違背了殖民地「獵人」的言行，而吃了耳光時，在那些所謂聰明人之間，就增加了一個永可傳頌的笑料！現在我猶能憶起當時刻畫在他們臉上的皺紋：那

是懾服在正義之下的，被他們抑制了的快意的狂笑的皺紋啊！

然而，在這到處全都設着陷阱的平原上，到處全都露着決意的狂笑的皺紋的人群間，我和我的伙伴終以機警而堅強的步伐達到目的地了。

這個小村莊以稀有的，我們意想以外的荒涼與破敗的姿態，出現在我們眼前。大約在半年以前，我個人曾經來過這小村莊一次，那時，它還保持着近於原始時代的完整和純樸的風格。那時，雖然是在冬末，樹枝上沒有綠的葉子，但它的肢體並沒有殘缺一點兒，而現在雖然在它的枝叉上還留着晚秋的衰綠，可是每一棵的幹或枝，無處不在殘缺着，無處不是可怕的創傷，它跟這裡農人從幾世以上承繼下來的遺產：茅屋，牲畜，露井，耕種工具……等東西，同樣的受到了蹂躪和摧殘。荒涼破敗，這兩個字眼，還不足形容出這小村莊的真象，因為，在我的感覺中震盪着憤恨與恐怖的戰慄了，我彷彿剛才看見一夥巨盜洗劫了這村莊之後，留下世世代代不泯的憎恨，歡快地逸去。

我們原本打算當時返回的，湊巧那位朋友外出，要到半夜才能回來，並且我們必須見面才行，因此，我們就留在他的家裡。

他有個媽媽，這一個生不逢辰的老太婆，被不幸的命運熬瞎了双眼，這是她另一個小兒子告訴我們的，他說媽媽的瞎眼，完全是日本的罪惡，於是，這個天真的青年，就鼓着由鄉土養成的毫不羞澀，毫不說謊的直率的嘴唇，指手劃腳地述說起夏天裡的一個早晨，怎樣遭受了日本鬼子蹂躪的經過：他指着外面的田野，述說當時被踏踐的慘狀；他指着馬棚，那末凄慘地講述，並追憶那兩匹被牽去的耕馬；他指着身側被炮火轟塌了而補葺未久的土牆，而後他將全村荒涼與破敗的面貌介紹給我們。還一位不幸的媽媽，立刻被這重新捲來的山洪沖激了。起初她是默默地聽着，默默地嘆息以至於默默

地流淚。末了，她竟至突然慟哭起來。這却驚駭了我們。

「她哭了！」靳春很有些同感的樣子，小聲地說。

「我的嘴該打！」青年打自己的嘴巴說，「可是，怎能讓我不說呢？……我不是一個啞吧呀！」然後他掣起我倆的臂膀走出門外：「那只好讓她哭個够，常常是這樣啦，只要她一想起那件事，就哇哇地哭起來，真的天地下界也管不了她……你們想，我用甚麼話安慰她才行呢？讓她哭就夠啦……你們聽我講！」

於是他抬起頭來望了望灰色的、寂寥的夕空。他暫時沈默着。我從灰色的透明中，看見鑲在他黑臉上的肌肉，迅速地變動幾下，這時我發現他的喉仁浸潤在晶潔的水裡，他是哭了；然而，他儘可能地仰平他的面頰，好不使盈滿的淚水從眼角溢出。我沒能了解這慈直的青年農人矯傲的苦心；一個本質倔強的人，絕不願在他人面前露出弱者的性格的，也絕不願以眼淚代替訴說的，雖然如此，這個不說謊的人却向我說了。

可是，我有什麼權力非難這青年呢？我只有愛惜他像愛惜他的哥哥一樣。我爲了替他掩飾羞愧，我催促他趕快講下去。

「不要想了，你隨便講吧。」我說。

「唔，唔，」他迷惑地應着。把衣襟掩了一下，隨後就坐在割草的木墩上。說道：「講，你們聽。」

他講了許多，大都是關於他嫂子被小鬼姦殺的事情，這件事，在發生不久以後，就有人傳達給我們了，可是現在經這青年如實地描畫了一番，我彷彿身臨其境似的，目覩了那可憐的女人慘死，看到

她狼狽地臥在殷紅的血泊裡。

他的述說帶著可怕的尾音，結束在黑夜中了。我抱緊脹悶的心坎，把頭深埋在這陰森的夜晚裡，聽著從四外傳來的，夜蟲的呻吟。同時，我聽見我胸壁間的血流更澎湃地湧動著……漸漸又平靜下來，我什麼也不想了，我祇在盼望著我的朋友早些回來，我急於見他一面。

「這裡沒有姑娘了，連年輕的媳婦也沒有了！」

年青的農人從木轎上迂緩地站起來，這樣自言自語念著。然後他悄悄地走進屋子裡去。這時候，那不幸的老太婆的哭聲已經停止了。

這年青的農人幸好早晨剩下來的糯米粥，喊我們去吃，一張破舊的方桌放在土炕中央，桌上除了兩隻碗和四双竹筷之外，還有一盞小油燈，以及一個生著很厚的黑鏽的小鐵罐，那裡面有很少的黑鹽粒散在罐底上。我們圍滿了這張小方桌，開始喝起粥來，粥非常稀薄而且混著一種濃重的霉氣。我却不過那青年農人的推讓，終於把少量的黑鹽粒含在粥裡了。接著他說：

「你們的命真好！你們若是明天來呀，……你們就吃不到鹹的啦！」

聽了這樣的話，我很後悔不該把鹽放在自己的碗裡；我無意中剝奪了這一家可憐人的口糧，這件事，我覺得我做得過分殘忍了！

我和我的伙伴新春帶著露宿的，感謝的眼色，勉強吃完這盛情的晚餐，然而我的胃在向我咒罵起來，擾亂起來。

這很難說明的氣味，不宜呼吸的茅屋，使我不能久留，於是我們走到門外去，那年青的農人也顯

出來了。

我們全都沈默着，就像靜化在這秋夜裡似的，一任那淒涼的風，從我們周圍掃來掃去。我們彷彿是在黑夜誤入絕少人跡的荒塚，懷恐而奪去了說話的勇氣。一直沈默着，沈默着……

突然，女人的歌聲，在這死寂的夜空中盪漾起來。我根據那年青農人所說：「這裡沒有姑娘了，連年輕的媳婦也沒有啦」的話，對這女人的歌聲，感着極大的驚疑。然而那離奇的歌，像駕着駿馬的車輪似的滾動過來了：

藕轡把，

三通等，

日本兒，

上橋背，

青青的柴門兒呀！

沒有地方報，

半夜三更，

下井台。

這還是女人，而且這是正當的歌聲，年青的腳步，於是一個輕捷的黑影，在我們不遠的面前消逝，不久，又是一個黑影跟蹤前的一個掠過去了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新春問，由於他的語聲，我知道他是駭怕了。

「妖精！」年青農人很嚴肅的回答。

我一旁不相信地輕笑著。

「你笑？」青年農人說，「你不信？……真的呀，這是我們村子裡的人妖……她住在井裡——」

「怎麼，她住在井裡？」新春急性地追問著。

「可不，我怎能囑咐你們呢？……她是住在井裡，每天晚上，她必定讓她的當家的把她繫下井裡

去，她坐在柳籬裡睡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她的當家的再把她繫上來，……你們沒有看見嗎？後面的那個，就是這人妖的當家的呀。」

「爲什麼她要這樣呢？」我問。

「爲甚麼？」那青年農人像是呵斥我的糊塗似的說，「這就是這樣年月！我不是常你們說過嗎？

這裡沒有姑娘了，連年青的媳婦也沒有啦！可是，只有一個，可是，她是人妖，她每夜，每夜住在井裡，……可憐的人妖啊。」

我以這青年農人悲梗的話語，對照那女人離奇的歌聲——我忖測那女人一定是遭到我朋友的妻的同

樣的遭遇；不過，她僥倖，她沒有死，然而在這貞潔村姑的身上，刻下了殘暴骯髒的創傷，於是她瘋了，於是她被人稱爲人妖了。

我的伙伴新春提議一同去看看那下井的女人，却被青年農人制止了：

「不能，那很危險，若是讓她爬出生人的動靜來，她就要跳進水裡去。現在千萬別去驚動她呀，

過一會兒我領你們去。」

我足足等了一個時辰。

橢圓的月亮，已經從遠山的樹頂爬上來了，山全黑乃至朦朧的秋夜，逐漸明朗起來，我看見那遙
瀾如海、沉靜也如海的田野上，麥、穀，以及其他糝糊不辨的植物，在輕浮地搖盪着它們的頭腦，這
些破敗的茅屋顛倒，在這凄冷的月光映照之下，使這小村莊加倍荒涼了。

那青年農人領着我們向東奔走去，他在前面，等我們走到離他指給我們的那個井還有四五丈遠的
時候，他便放輕了腳步，那正像我童年捉捕蟋蟀時，跟着牠的鳴聲向前走一樣。

「別咳嗽！」

他轉過頭來，將兩手圈在嘴周，痛啞地囑咐着。我們的動作，全部聽他一個人支配。我們的呼吸
「……」當我們的腳拂過井周的草叢時，他用迅速的手勢讓我們停在那里。

我看見他小心翼翼地伏在井台的木框上。他的頭頸探進井口，隨後我聽見一種空谷中的回答：

「……」我聽了武啊。」

「……」是女人的聲音，聽不清楚。

「是我，你別怕，我哥哥回來！他要看看你呢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他來了，他就來了。」

他拔出頭頸，在他臉上露出緊張的歡悅。他扭在木框上的胳膊像拍動着的翅膀似的向我們招手。
我們仍舊不敢放重腳步走近井台。他又向那女人喊一聲：「他來了。」於是他站起來，把井口讓給我
們倆。當我們的身子還沒有俯下井口之前，他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耳語道：

「看一眼就躲開吧！千萬別出聲，別說話呀！」

我們頭顱點著頭。我們像一對淘氣的孩子，竊看可怕的把戲似的，縮頭縮腦地把頭顱探進井口。一股陰森的冷氣撲到我的臉上，我藉著俯射的月光，順著軌轡把絞放汲水繩的那一端正垂下的繩索，張大了眼睛向井底探望：模糊的可以說是近於理想的看見柳絲中坐著一個女人，她彷彿仰起頭來向上看，然而我們的頭部反背著光亮，更難看得出我們的面孔。因此她喊叫起來：

「丁武！」

我覺得我的背脊有人拉一下，接著我像做夢一般坐在井台上。那青年農人隨即補充了我的位置，他匆忙地回答道：

「二嫂，」

「媽！丁武你騙我啦；你滾了回來！」

「你別冤枉人，我們走了。」

當那青年農人慌張地抽出頭頸時，他的後腦誤觸在繩索上。

「你騙我！」女人狂叫起來，那種聲音有著不可形容的尖銳和戰慄，從那彷彿不能容納這種聲音的井底昇到空中：「鬼不能姦污我！我上天去了……」

安靜的井水，突然氾濫起來。

「糟了！」

青年農人失色地說，他一面慌忙地絞著繩索，一邊對我們說：

「你們倆把我汲下去，還要快，慢一點兒就淹死絕了！」

我和靳春管制着軌轡把，他站在柳籬上，慢慢地把他放下去，於是，不久，井水就更加氾濫起來。同時軌轡把的木架左右搖撼着。我的兩手也不自主地抖動着了。

「把我汲上去，用力！」

我們用所有的力氣，開始絞搖着軌轡把，每當往下絞搖時，我們就以胸脯推壓着手把，補助臂力的不足。因用力過度，我們的喉嚨和氣息發出一種窒悶的吼音。軌轡把的全身關節，也咯吱咯吱，咯吱咯吱地亂響起來。我們只顧拚命絞搖着，絞到什麼樣程度，我們全不知道，一直到那青年農人的頭頂從井口裏凸出來，我們才知道大功告成了。

「再用勁搖兩下！」青年農人叫着。

我不知道靳春是不是這樣，我實在沒有多餘的力氣了。我感到了莫大的危險，雖然我們已經用手臂和胸脯壓住了手把，可是我們再也不能將繩索絞上來一分，並且我們觸地的脚尖彷彿騰了空似的，漸漸地漸漸地懸起來了，手把向後抵撥着我們……啊！這可怕的一瞬間！我暗自怪叫起來，然而我繼續以全力跟厄運搏鬥，那簡直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不可言喻的大不幸似的。

這時候，青年農人的一手已經攀住井口木框的上緣，重量減輕了大半，因此我們的脚尖也着地了。繼續絞搖着手把，我覺得我的力氣還有許多富裕，可是絞搖將及半週，青年農人就爬出了井口，龐大的柳籬從井口當中浮動上來了，那裏面蜷縮着一個長髮蓬亂的女人。

青年農人把她抱出來了，她彷彿是熟睡在他的臂彎裡那樣的安靜。我按撫着她濕淋淋的胸脯，它輕微而且緩地起伏着，我驚怕到極度的心因此略微安穩了一點兒。我像安慰自己，又像安慰別人似的說道：

「她活着……」

「活着？」新春很意外地重複一句。

「我們要把她送回家去，一塊兒給她當家的賠個不是就算啦。」

我們一切全聽從那青年農人的話。我和新春就像一對請求赦免處分的罪人，低着頭，跟隨他身後，從一條狹曲的草徑向她家裏走去，我的眼睛始終不離開那女人的面孔，那如同一粒白色的海石，堅硬而圓潤，她的鼻孔擴張着，眉頭緊皺着，顯然的這是憤恨的露骨表現，然而，她在恨誰呢？恨我們嗎？不是的，她是在恨那羣鬼，那羣沒有人性，沒有人心，只會姦殺搶掠的惡鬼！

「鬼不能姦污我，我上天去了……」

一路上，我的耳神經，儘被那悲涼的，尖銳而戰慄的聲音充塞着，牽繞着，它如勝利的高歌振動了我週身的血液，光榮將我的罪戾浴去，將我一切的哀感浴去，我祇懷着滿腔的興奮，有如凱旋的戰士。光榮的犧牲者在我們的前面引導着。

她如皎潔的明朗的月亮照給我們一條去路。她和我們的路雖不相同，而目的却是相同的——我們至死不被惡鬼所屈服！所強姦……

我敲着門，門開了，月光擁進去代替了燈火。一個中年農人挺立我們面前，他首先就看見了他的女人。他對青年農人問道：

「怎的了？丁武她死了嗎？」

沒有立刻回答，他抱歉地搖一搖頭，然後走進屋去，把她橫放在炕上。這時新春在她原來靠着實

年農人懷裏的那隻手中，發現了一把小剪刀，而且在她的左臂膊和左項發現了兩處傷痕，血和水混合了。

「這不要緊，」中年農人漠不關心地說，「讓她把血流盡我就得到解脫罷！可是，丁武，她究竟怎的了。」

於是青年農人將適才經過的情形毫不掩飾地講給他聽，到末了中年農人責備他道：

「丁武，你做錯啦！你不應把她撈上來；我被累够了，你說我要這樣一個瘋瘋癲癲的婦人幹麼？我盼望她死，她死，我甚麼事都沒有，……我幹我的去！」

……你別忘了從前的恩情啊！」青年農人說。

「恩情？」他冷笑着，「我不忘有什麼用呢？」他想了想又說：「她還是死了好，……我想個辦法，還答報答她的恩……情……」

那中年農人突然嗚咽起來，他抱上女人無所顧忌地哭着，正像個死了母親的孩子。

我們被那種透骨的悲哀追回村去。

我思索着，漫無頭緒地走着，這月光下慘白的世界……

半夜，我的朋友忽然醒來了。我把帶來的消息，計劃和責任全交給他了。在一早四點鐘，我和我的伙伴辭春離開了山村。

三天之後的晚間，我的朋友漫遊地找她的弟弟來找我。我們踏着秋天落日，步出車站以外的野地上，他無意識地踩着荒涼下的野草，同時小聲地對我說：

「……兵車全列出軌了，你是比我們先知道的。這次我們得到更多的武器和洋馬，還有很多用不

盒裝的飯，可惜他媽的太腥氣啦，我們不能吃！……現在我哥哥已經趕回原防地，全隊都平安，——還回只死了兩個，受傷的有五個，都很輕。——不過，我們村子又遭了一次大劫；他們拿這村子解了恨，房子全讓大炮轟平了，人死了不少，再有那個叫做女妖的娘們兒，她在這次劫數裏，被陷落在井裏活葬了，啊！這真是再怪沒有的事情……」

「她的當家的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沒有找他嗎？」

「找過，在我們的村子裏已經找不到一個活人！」

「你，你媽媽？……」

「也不知道，我想，她不會再活在人間了，我找遍了死屍，整的或碎的裡面全沒有她，末了我從一堆亂草裡找出一隻鞋子，那鞋子她一共穿了五年……啊，五年多了！現在她們倆分了家！」

現在我想起那青年農人的話，想起了我自己，生我的故鄉，養育我二十五年，一旦也分了家！我被迫離開故鄉，過了一個春天，又來了一個春天，這鳥語花香的柔媚的春天，使我懷念着故鄉的風沙，使我懷念着四年以前旅行過的荒村，那荒村已經變爲荒塚了！